

第十三届“桃李杯”综合汇报演出现场。
北京舞蹈学院供图

又到『桃李』芬芳时

本报记者 李雪 裴秋菊

一次登台,一生受益

学跳舞的,几乎没人能绕过“桃李杯”。

《扇舞丹青》《爱莲说》《点绛唇》《水月洛神》《花儿》……这些令舞蹈生膜拜的作品均出自“桃李杯”。可以说,“桃李杯”不仅是舞蹈学子打磨精湛技艺、磨砺坚韧心性、锤炼极限耐力的修行场,更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艺术“高峰”。

“一进入学校,老师教的剧目大都来自‘桃李杯’,对我们来讲,‘桃李杯’就是学舞蹈这条路上最高的目标之一,是每一位舞者的梦想与追求。”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副教授邵俊婷说。

回看“桃李杯”的优秀舞者名单,邵俊婷可谓与众不同。学生时代她曾3次参加“桃李杯”,并获得金奖,代表作《爱莲说》至今被各大艺术院校的学生模仿与演绎。

“这在全国都很少见,‘桃李杯’3年举办一次,一般在中专三年级第一次参加少年组,中专六年级再参加第二次,到大学三年级再参加青年组,我刚好都参加了。”邵俊婷回忆,从最初“能被选上就很好”到成为观众和评委认可的优秀舞者,邵俊婷愈加坚定了跳舞的决心。“‘桃李杯’是对演员综合素质的考察。当年少年乙组的展示内容是一堂大课、民间舞组合和中国舞剧目;到少年甲组和青年组,还有综合技术技巧组合的展示,只有这些都过关,演员才有机会展示独舞。”邵俊婷说,技术技巧考察的是实打实的舞蹈功底;独舞展示按照舞者的优势来编排,展现的是不同的舞蹈风格,对演员的考察非常全面。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教授、一级演员武帅曾两次征战“桃李杯”。2003年,17岁的他带着壮族民间舞作品《玛拐》第一次站上“桃李杯”的舞台,便摘得民族民间舞少年甲组金奖。无数个日夜的排练、对肢体极限的一次次突破,让他不仅深刻体悟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底蕴,更在技术方面突飞猛进。2006年,武帅再次登上“桃李杯”的舞台,其作品《书痴》获得青年组民族民间舞银奖。

“桃李杯”的淬炼为他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本科毕业时,他依托过硬的专业实力加入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开启职业舞者生涯。“‘桃李杯’为我人生的几次重要转折攒下了足够的底气。”武帅直言。

“桃李杯”更藏着舞者一生受用的心性修炼。武帅回忆,准备登台之前,技术瓶颈难以突破、高强度训练导致身心俱疲、舞台压力导致心态濒临崩溃都是常态,但校园环境给予了他充足的容错空间,来自导师、同学和家人的支持,让他在直面挫败中学会了抗压、坚持与自我突破。“‘桃李杯’磨炼出来的坚韧不拔与恒久耐力,让舞者能扛住更多压力、经受住更大的风浪。”他说。

中央芭蕾舞团一级演员王启敏有着与武帅同样的感受。获得“桃李杯”芭蕾舞一等奖两年后,她进入中央芭蕾舞团,很快破格晋升为一级演员,此后晋升为首席主演,在剧团上演的几乎所有中外舞剧及芭蕾舞作品中担任女主角。

“‘桃李杯’是我参加的第一场芭蕾舞比赛,它让我在以后的各大大国内外演出舞台上学会了如何调节紧张情绪,在高压环境下将压力转换为动力。”她说,“桃李杯”对于处于学习阶段的专业舞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艺术总监山翀参加的是第三届“桃李杯”,其作品《北风吹》凭借对喜儿经典形象的细腻诠释斩获古典舞青年组三等奖。多年之后,她以“桃李杯”评委的身份重返展演现场,在审视新生代舞者表演时,常想起当年在练功厅日复一日抠细节的自己。“当年一边要完成毕业任务,一边要挤出全部课余时间打磨剧目,前后整整筹备了半年。”山翀回忆,同台观赏全国顶尖院校舞者的展演,更让她真切领悟到,舞蹈从不是技巧的堆砌,塑造人物比展示技巧更重要。

“桃李杯”练就了山翀沉下心打磨角色的定力,夯实了她舞蹈人物塑造能力。参加“桃李杯”第二年,她就在全中国舞剧观摩演出中凭借《徐福》拿下最佳表演奖。在她看来,“桃李杯”真正留给舞者的是漫长排练中磨砺出的坚韧意志以及对舞蹈艺术敬畏的态度。

► 武帅的获奖剧目《书痴》登上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的舞台。受访者供图



一次参与,无数次检视

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大三学生在年级结束参加考核时,要完成一个“桃李杯”综合性技术技巧组合。此外,在开设的剧目课上,会安排专门学习“桃李杯”优秀剧目,这充分说明“桃李杯”在舞蹈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方面起到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

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原副院长赵铁春看来,“桃李杯”如同一面镜子,呈现的既是学生在校阶段的培养成效,也能够真实反映院校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人才培养模式、教材建设、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等问题。“学生表演中的动作瑕疵、技术短板,直观反映了教师的教学研判与纠错能力,各校可将优秀案例纳入教研复盘,针对性优化教学方式、打磨课堂细节,提升教学精准度。”他建议。

此外,“桃李杯”还成为全国各艺术院校互通有无、借鉴先进教学经验的重要渠道。展演队伍覆盖专业舞蹈院校、综合类大学舞蹈院系、音乐学院舞蹈专业,通过剧目展演、专题研讨会等形式,各校直面教学短板,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人才培养模式上取长补短,最终在舞蹈学科建设上逐步形成统一认知与规范标准,直接推动了舞蹈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与科研体系建设。

“‘桃李杯’不只是一个舞蹈展示平台,它发掘了大批优秀青年舞者,同时给各大院校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反向推动课堂教学优化,促进训练教材不断完善,持续带动整个舞蹈专业教育向前发展。”北京舞蹈学院退休教师魏云说。她作为邵俊婷的指导老师,带出了不少在“桃李杯”上大放异彩的青年舞者,其中不少人走上讲台接续她的舞蹈教育事业。退休后,她时常被学生请回课堂给年轻学子授课,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以及对舞蹈艺术的传承也是“桃李杯”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整体而言,‘桃李杯’既带动专业舞蹈院校、综合类大学舞蹈院系共同提升教学质量,也让不同办学类型的院系在水平上趋于均衡,最终实现全国舞蹈教育整体教学能力的稳步攀升。”赵铁春总结。

以“展”代“赛”,向新而行

历经多年调整,如今的“桃李杯”已取消等级奖项,转型为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演活动,但它依旧是艺术院校、文艺院团筛选高精尖舞蹈人才的权威标尺。

在文化课达线的前提下,拥有“桃李杯”展演经历的学子始终是院校优先招录的优质苗子。

“如果我们丢掉‘桃李杯’这种精工培养、择优筛选的模式,舞蹈行业可能会失去顶尖的人才梯队。所以,无论形式如何调整,‘桃李杯’的选优机制依然保留。”武帅说。如今转型编导与舞蹈教师的他,也将当年恩师“放下顾虑、享受舞台”的育人理念延续下去,比起完美无缺的技术完成度,他更看重学生敢于登台、眼里有光的表达状态。

对于文艺院团而言,“桃李杯”是其舞蹈表演拔尖人才的重要蓄水池与选拔渠道。“每一届展演会涌现大量专业能力突出的舞者,也是各大文艺院团人才引进的优先考量对象。”山翀介绍,参加展演的舞者本身在校期间就要经过院校多轮内部择优筛选,名额严格受限,是优中选优的苗子,入院团后再通过多部剧目实战打磨历练,能够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桃李杯”不仅为文艺院团持续输送优质青年舞者,构建老中青人才梯队,而且在挖掘新锐编导力量、沉淀优质原创剧目、充实院团主创队伍、为院团精品剧目常态化生产、舞蹈艺术传承等方面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根据时代的发展以及院团对舞蹈人才的需求,“桃李杯”也在不断进化。第十三届“桃李杯”举办期间,主办单位在强化激励机制、创新内容设置等顶层设计方面下足功夫:增设现代舞组别;举办国际标准舞、音乐剧及街舞专场邀请展演;举办优秀作品全国巡演;进行精品课展示……充分发挥“桃李杯”在促进舞蹈交流、学习、互鉴中的作用,反映了当下舞蹈教育观念的最新变化和前沿趋势。

2023年第十三届“桃李杯”的综合汇报演出在邵俊婷当年获奖的北展剧场举行,她携学生进行了《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精品课展示,实现了从拔尖舞者到指导教师的华丽转身,这一身份的改变让她感慨良多:“精品课更注重教学环节和整个课程的设置,这个过程我完全感受到了当年我的老师是怎样培养和陪伴我的。”从第十三届到今年的“桃李杯”都有邵俊婷的学生参加,她精心指导技术技巧,更希望学生拥有稳定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力,在一次次舞台磨砺中不断提升审美能力。“中国古典舞蕴含了民族性审美,舞蹈演员的一站一立,呼吸的感受都受传统文化审美的熏陶,要非常注重其中的民族性。”她说。

8月中旬,第十四届“桃李杯”现场展演的大幕即将拉开。本届活动在学生节目展示、教师示范课展示、舞蹈教育教学研讨会之外,还特别设立舞蹈研究生工作坊、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单元,聚焦高层次和创新型舞蹈人才培养,展示舞蹈影像创作传播以及舞蹈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实践案例。青少年舞者将再次绽放,新人新作令人期待。



邵俊婷指导学生跳舞。受访者供图